國際 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五期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卅一日出版



在新舊交替(中的)羅馬尼亞

圖畫中的世界

東歐新動態

第二次大戰後的東歐，像第一次大戰後的蘇聯一樣，成了一個「脫了軌道的星球」，向着新的世界飛躍。



（上）捷克的行進！捷克的青年學生，高舉着總理高德華的畫像，在街上遊行。

（上）兩個被肅清者：羅馬尼亞的彼得柯夫(上)與南斯拉夫的岳瓦諾維區(下)



南斯拉夫在建設中

上爲學生築路隊在熱烈的工作。

（左上圖）羅馬尼亞的新人物，總理格羅查與外長鮑革爾夫人。（左下圖）廢王米契爾及其情人丹麥公主安妮。

瞭

倚賴的，少一根不得，——因爲「牽一髮而動全身」。現在且看這三根支柱如何。

我們現在還不能詳細報告法郎貶值對於英國的影響。但二十六日那天，英倫已發生了猛烈大跌風，公債總值在一天裏面下跌達四億元之鉅。這小小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五期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所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 目錄 —

零售　每冊法幣一萬元

預定　三月共十二期計　平寄：十萬元　掛號：十三萬五千元　航平：十五萬元　航掛：十九萬元

郵費漲價另函通知。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廣告價目

地位	底外(雙色)	封底裏	封裏正文前後
全面	三百六十萬元	三百二十萬元	二百八十萬元
半面	一百九十萬元	一百七十萬元	一百五十萬元
四分一	一百萬元	九十萬元	八十萬元



幻想與現實

據說美國有人在提議，一九四八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金應該給廿地。可惜「幻想」沒有獎金，倘如有，我一定提議送給馬歇爾先生。因為一九四八年雖只過去了個把月，但國際時局的趨勢，卻巳幾乎足以證明馬歇爾計劃將是一九四八年最大的幻想，而出借姓氏作為這計劃名稱的馬歇爾國務卿，還不是最大的幻想家嗎？

幻想也許是漂亮的，現實就殘酷。也正惟因為漂亮的幻想裏包含着殘酷的現實，這纔使殘酷的現實終於粉碎了這似乎漂亮的幻想。

入春以來，華盛頓卡必他山上一片熙熙攘攘，民主共和兩黨的大小議員們，無不聚精凝神，舌敝脣焦地，在紛紛討論着馬歇爾計劃。但這場曠日費時的爭吵，主要及到的不是基本原則的問題，而是如何巧妙運用、如何使美國更蒙其利等等的技術問題。在我們看來，這不是頂關重要的。頂關重要的，乃是馬歇爾計畫所要實施的「對象」地帶——歐洲，特別是西歐的局勢。有一位作家說得好，眞能決定馬歇爾計劃成敗的不是卡必他山政治球場上的議員們，而是西歐億萬的細民。

原來馬歇爾計畫有三根支柱。一根是西部的德國、一根是英國、一根是法義。這三根支柱是互相倚賴的，少一根不得，——因為「牽一髮而動全身」。現在且看這三根支柱如何。

法義大罷工是「億萬細民」對馬歇爾計劃抗爭的第一聲。兩國洶湧的政潮此起彼伏，搞得許曼和喀斯貝里左支右絀，這場鬥爭目前似乎是在「小休」狀態中，明眼人都知道這不過是暴風雨前的寧靜。杜爾斯的訪法，和議會中緊急援助法義案的通過，並沒有「穩定」這方面的局勢，尤其在義大利，杜格里雅蒂領導下的義共與南尼領導下左翼社會黨的堅持團結，聲勢更見壯實。

正當貝文外長(廿二日)艾德禮首相（廿三日）先後號召組織西歐聯盟，擁護馬歇爾計劃的時候，法國政府突然宣佈了（廿五日）法郎貶值。事後，英法政府雖立即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兩國加強「技術的合作」，但這一舉措，對於英國國際貿易地位或馬歇爾計劃都將是重大的打擊。這是危機的信號。事前，英經濟大臣克里浦斯曾加以勸阻，美國也表反對，但許曼政府為了應付國內日深的經濟危機，終於不能不施出這最後的一着。這個舉措，一方面將加深國內人民生活的痛苦，一方面將導致以後無限的貶值，以至於影響西歐各國一致的貶值，這對於推行馬歇爾計劃的美國，必將是巨大的打擊。

關於西部德國，美英法三國決定於二十七日舉行會談，討論西德的行政組織問題。但德國人民立刻來了答覆。從十五日起，魯爾區的工人首先罷工，現在巳蔓延到美軍佔區的巴伐利亞境內，罷工工人達二百萬之多了。可知西部德國也絕非處於可以聽任馬歇爾計劃控制的地位。

我們現在還不能詳細報告法郎貶值對於英國的影響。但二十六日那天，英倫巳發生了猛烈大跌風，公債總值在一天裏面下跌達四億元之鉅。這小小的新聞巳足為艾貝兩氏前兩天剛宣佈的西歐聯盟計劃的強烈諷刺。這一計劃，事實上是以英法同盟為核心，把帝國主義世界組織起來，置於華爾街的監督下。但在方興未艾的危機中，連自已都還站足不穩，英國是否能够充當分裂世界的馬歇爾計劃的有力支柱呢？

華爾街人們有的是好大的胃口。馬歇爾計劃巳很明白將在歐洲碰壁，但他們卻還想把它推行世界。胡佛最近建議，主張重開德日的工廠，並把中國、朝鮮、日本都應歸入歐洲的十六國計劃中。

然而幻想是幻想，現實是現實。「扶得東來西又倒」，我看幻想終究祇能成為幻想了。



將軍與小兵

法郎貶值

上面提到的法郎貶值，便是一件殘酷的現實。因爲這一面表示了法國危機日深的信號，一面將擾亂了馬歇爾計劃所安排的西歐的「經濟秩序」。

在這次貶值以前，法郎的滙率，規定爲一百十九法郎等於美元一元，四百八十法郎等於英鎊一鎊。貶值以後，其對美滙率增到二百十四法郎，對英滙率增到八百六十四法郎。同時法政府允許出口商以所得外滙一半，在自由市場出售，以減少出口商的損失。

法郎貶值以後，固然可以增加法國的輸出，但眼前最受影響的顯是英國國際貿易的地位。據英財長克里浦斯在下院中報告，英國初會要求法國取消自由市場制度，後又希望法國能使外滙自由市場祇適用於財政往來而不適用於商業往來，結果都沒有得到法國政府的同意，因此，克里浦斯認爲這是「不幸」的，「我們必須保留採取任何必要行動的自由。」

法郎貶值事先是問過美國意見的，但宣佈出來，並未全部依照美國的意見。所以美國操縱下的國際貨幣基金會二十五日發表公報說：「本會認爲法國法郎的貶值確是必要，但對於法國所提自由買賣外滙一議卻不能贊同。法國政府現在已決定不顧本會的反對而執行它的計劃，實甚遺憾。」二十六日，該會發言人又稱，除非法國能於五月前變更辦法，法國將不得再向該會借支美元。美國財政部發言人則稱：「法郎貶値後，一般人所最恐懼的效果如其實現，對於馬歇爾復興方案的順利執行將有嚴重影響。」

這一段曲折說明了英美法之間的經濟的矛盾。美國的模稜態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爲一方面，誠如杜克洛斯所指出，法郎貶值將使「美國資本主義者，利用巴黎股票市場爲活動的根據地，借此推行奴役歐洲的計劃，」但從較大處一些看，則又恐法郎無限止的貶值，導致西歐各國的一致貶值，這便意味着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打擊。

魯爾罷工

嘗美英法的政治家，還沒有來得及坐下商談西德行政組織問題的時候，西部德國卻已席捲在洶湧的工潮中了。

罷工首先爆發於作爲馬歇爾計劃主要基地的魯爾，十五日起，該區各城的化學、鋼鐵、建築、交通諸工業的工人，陸續實行罷工，抗議「飢餓配給」和「糧食缺乏」，二十一日，科隆城二百家工廠的十萬工人也爲抗議糧食缺乏的罷工；二十二日，美佔領區巴伐利亞全境百萬工人罷工二十四小時抗議飢餓。這樣，英美佔領區裏差不多有二百萬人捲入工潮中，這是戰爭結束以來德國最大一次的罷工。



馬歇爾計劃

西部德國何以會發生這樣飢餓的情形？那主要原因是在於分配不良、耕地缺少和土地改革沒有好好的實施。英國駐德境英佔領區公使巴根漢曾指出：「糧荒嚴重局勢雖是德國的問題，但英國也應負責任。糧食並不缺乏，缺乏的是公平的分配。」又據糧食問題專家布許曼（H. Buschmann）向英美軍政府報告說。在一九四五年，全西德沒有一些黑市，但在一年之後，全西德變成了整個的黑市市場，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居民進行着黑市買賣。這樣，當局的所謂征收與分配，變成了進行囤積、漁利與正當市場上沒有糧食的烟幕。」

這樣，事實是很明白的。但英美方面卻偏說這乃是共產黨有計劃的「針對馬歇爾計劃的進攻」，英國外交部也同時發表了所謂「M密令」。其實呢，正如契訶夫所說的：「戲劇第一幕中，牆上掛着箭；切切不可忘了要在第二或第三幕中射出去」的啊！

從土耳其到義大利

這「第二幕」或「第三幕」，似乎也正在積極佈置中。據二十七日倫敦廣播稱，英外長貝文已開始和阿拉伯領袖舉行會商，討論中東的各問題，這些問題最後終會涉到英美的戰略。據英政府人士表示：貝文現正在想法建築一道壁壘，用來防止希臘遊擊隊萬一勝利後對蘇彝士運河和地中海上英美優勢所將產生的影響。」可以作爲這則消息註解的是另一則倫敦廣播的消息：「在地中海方面，英美代表正在倫敦討論建立一連串的英美空軍基地的計劃。的黎波里的英軍當局已同意美國在其附近開闢空

軍基地……此外，美國還在里比亞的梅拉哈地方重新設立空軍基地。」

全副戰時裝備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最近分批開地中海各地。當它們開抵義大利大蘭多城時，曾引起該城三千工人的抗議。義共的「團結報」指爲「美國戰爭販子奴役地中海區人民的犬儒計劃」，又譴責老傻瓜外長史福柴對美艦進入地中海竟不向美抗議；該報說，在的里波黎建立基地，將使美國空軍易於轟炸羅馬、雅典、蒂蘭那及巴爾幹諸國。

在希臘，美軍的直接援助仍未能扭轉緊急的局勢。不但如此，局勢的嚴重使土耳其也着了急，最近美土外交接觸的頻繁，正是一個說明。十六日，土總統伊諾努接見美大使威爾遜，告以土耳其急需美國長期借欵，使土國得以履行其在國際現狀中的義務。據說美國的條件是從土耳其取得空軍基地並向土耳其免稅輸入美國的貨物。

從土耳其到義大利，地中海上是一片洶湧的波濤。這裏我們還要提一筆的，就是據路透二十七日電傳，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現在對一九四八年抱着很大的樂觀，認爲西班牙遲早會羅致在馬歇爾計劃裏面。法西的邊境，最近業已開放了。

亞洲狼來了

日本帝國主義是亞洲的狼。現在，這隻兇狼的狼，又復披着虎皮，霍霍的要爬起來了。我們中國人，喫過這隻狼多少的苦頭，至今瘡痍未復，對着這條兩眼血紅、挾仇圖報的野獸，怎能不大聲疾呼，愼加提防啊！

我說日本正在披着虎皮，這「虎皮」便是美國扶植日本的政策。沒有美國的扶植，這隻狼是爬不起來的，所以我們要提防亞洲這隻狼，先得制止任何熱心養狼的政策。

據華府的消息，日本將爲遠東「馬歇爾計畫」的中心，杜魯門所提援外費用預算，遠東七億五千萬，日本將佔三分之二，五億美元。同時，第三批戰犯又要釋放了，其中竟包括了罪惡昭彰的西尾壽造、多田駿、谷正之……之流！

更可驚的是美國已擬就了援助日本復興的具體計劃。據報載，該項說牒已送交遠東委員會，同時也送到中國外交部。

據大公報（二十八日）的估計，這將是一個龐大的計畫，不是六年就是五年的建設計畫。由今年度（七月）起，美國給予五億或六億五千萬美元貸欵，還有二十億元上下的自由投資，計畫完成之日，將達到日本一九三〇——三四年的生產水準（實際是超過這個水準），最後一年預算輸出價值十四億美元的巨量商品。

今天，應該是我們挺身出來說話的時候了。我們要提防日本帝國主義的再起，我們必須首先反對任何扶植日本的政策。否則，如其一等到狼爬了起來，我們要反對也來不及了，我們又將是狼牙下的犧牲者！我們願意麼？

印尼錯了一着棋

一月十五日的印荷停戰協定，現在證明了是印尼吃了虧。據報載，印尼總理夏利富丁最近已辭職以謝國人了。

當這次印荷談判之初，印尼就放錯了一着棋子的。原來安理會決議三國調停委員人選時，由印荷二方各選一國，再由兩國代表共選一國，這就成爲三國調委會。印尼選的是澳洲，荷蘭選的是比利時，兩國又共選出美國。

印尼共和政府會議時，曾有人提出蘇聯，但被否決終於選了澳洲，其用意是在遷就美國，易於使談判成功，但這却就錯了第一着。

美國和澳洲在太平洋利益有矛盾，這是不錯的；美國和澳洲(英國)在帝國主義利益上是「同類」，這是基本的。印尼代表以爲印荷問題在聯合國討論，是英國勢力範圍內的印度和澳洲，他們就以爲英美帝國主義的矛盾大可利用，於是只看見了他們間的矛盾，沒看見了他們的「共同」，根本摸錯了「王牌」了。

直到荷蘭發動了萬隆的西爪哇會議，調委會固然裝聾作啞。而印尼共和國對於出席西爪哇會議的人們不但不予懲罰，反由夏利富丁致函他們，鼓勵他們「爲民主而鬥爭」，這連把「副牌」也摸錯了。這樣荷蘭結果是西爪哇會議決定設立西爪哇聯邦。這樣荷蘭就擺定馬勢，直指日惹說：「要末，你加入印尼聯邦，由我管敎；要末，我踏平日惹，叫你滾蛋。」

世事如棋局，在這次印荷停戰協定中，印尼是放錯了一着棋子的。但是人民解放運動究竟也不同於棋局，只要印尼人民能够記取痛苦的敎訓，摸清「王牌」，堅持鬥爭，那末，經過一段迂迴曲折，「全盤勝利」還是屬於他們的。

一，二八。



無底洞　（原載紐約時報）

——美報看美國援華



一個奴役世界的計劃

劉尊棋

一

一月十三日美國報紙登出一條合衆社的瑪德里電：

「瑪德里星期一日唯一的晨報「霍佳．魯那斯」，於第一版社論中發出強烈呼籲，要求將西班牙列入馬歇爾計劃中。該社論稱，佛朗哥將軍在西班牙內戰中是世界上第一個進行反共戰爭的。這篇社論已引起外交界和政界很大的興趣。」

這一條短短的新聞，的確是今天鬧得滿天星斗的所謂馬歇爾計劃的最好註脚。當美國第八十屆國會正在熱烈討論這個計劃，美國的政客們和評論家們都在用「復興歐洲、繁榮人類、奠定和平」之類的讚美詩來宣傳這個計劃的時候，世界上反對人民最兇狠的魔王們正從這個計劃中找尋他們生存的唯一希望。

「馬歇爾計劃」發展到今天，它的眞面目已完全暴露無遺了。除非是一個政治的白癡，誰都可以看出，它是一具企圖奴役歐洲以及世界的桎梏。只有「垣街」的驚兒，美帝國主義的掮客，還在爲它粉飾。

這個發展是很有意義的。爲什麼呢？很多受了美國宣傳麻醉的人，尤其像在中國之類的半殖民地國度裏，一向總以爲美國資本主義不像英法等資本主義那樣殘暴兇狠，以爲它的「眞正利益」在於和平地發展海外市場，並沒有政治與領土的企圖。甚至在第二次大戰以後，許多人把美國在各地進行的善後救濟工作，都只看做「山姆叔的樂善好施」，或者頂多仍以爲不過是美國資本家爲了恢復他們的對外貿易而不得不對遭受戰禍的國家加以救助而已。抱着這種可憐的錯誤看法的人，到了一九四七年三月「杜魯門主義」宣佈之後，曾經感到惶惑，但是當馬歇爾發表了那個現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計劃時，這些人立刻又起來辯解，硬說「杜魯門主義」是美國一時的應急的措施，美國知道那是行不通的，對它自己也沒有好處，所以改弦更張，纔有這「馬歇爾計劃」。換句話說，在他們看來，馬歇爾計劃是杜魯門主義的修正，它纔是代表美國消滅世界貧困、和平發展貿易的傳統政策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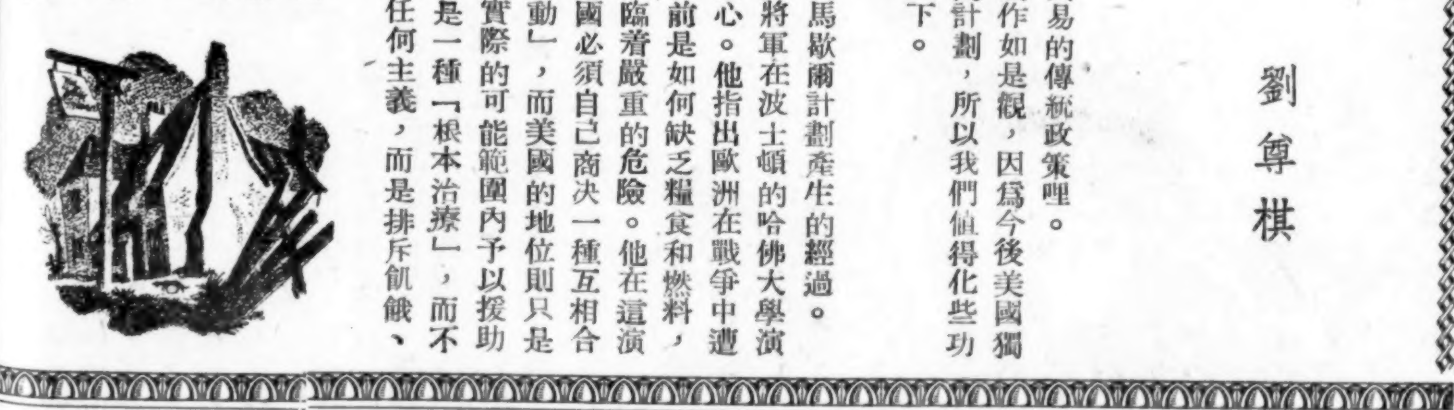
因爲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人對馬歇爾計劃作如是觀，因爲今後美國獨佔資本要繼續利用這般人推行這奴役世界的計劃，所以我們值得化些功夫，把這個計劃發展到現階段的特質剖析一下。

二

爲了便於瞭解，讓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馬歇爾計劃產生的經過。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將軍在波士頓的哈佛大學演講，對於歐洲戰後的經濟局勢表示重大的關心。他指出歐洲在戰爭中遭受了多麼慘重的人力與物力的損失，它們目前是如何缺乏糧食和燃料，工業設備破壞過多，生產不能恢復，因此面臨着嚴重的危險。他在這演講中表示美國不可能永遠救濟歐洲，歐洲各國必須自己商決一種互相合作、提高生產、恢復經濟的方案，「採取主動」，而美國的地位則只是對於歐洲決定方案時提供友誼的協助，並在實際的可能範圍內予以援助使其實現。馬歇爾並且說，美國的助力應當是一種「根本治療」，而不是救急。「我們的政策決不排斥任何一國或任何主義，而是排斥飢餓、貧困、絕望與混亂。」

這篇演說發表後幾天，英法兩外長就開始商議響應的辦法。英外長貝文並發表談話，認爲這是「拯救歐洲」的最合理的提議。貝文和皮杜爾共同邀請了蘇外長到巴黎開會。在蘇聯尚未宣佈接受邀請之前，美國和英法的右翼報紙就在推測，以爲蘇聯不會參加，並且大事宣傳，鼓吹即使蘇聯不參加，馬歇



爾計劃也要硬自進行下去。出乎他們所料，蘇聯接受了邀請，並在六月下旬由莫洛托夫帶領七十多隨員到巴黎開會。

如世間所知，這個會議是完全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主要有四：第一、會議一開始英法兩國就拿出它們業已商決的方案（法國擬訂而由英國贊同的）交與蘇聯。根據這個方案，歐洲所有各國雖然都可以參加，但在它們上面要設一個「推進委員會」，由幾個大國主持，實質上把蘇聯放在少數地位。第二、英法主張把所有歐洲各國的經濟當作一個整體，每個國家在未來的計劃下要受整體的約束，而不是如蘇聯所主張，各國經濟完全由該國自行決定，新的計劃只可以在完全尊重各該國的主權原則下，根據它的特殊需要，予以協助。第三、依照上述前提，這個計劃並不考慮每一國所受戰禍的程度，而只是一般地把每一國的經濟潛力估計進去。第四、英法主張德國也列入未來復興計劃之內，但蘇聯則認爲聯合國對德國的中央政府問題、賠欵與工業水準問題等，都還懸而未決，故德國問題應該是四國外長會議商討的事，不是那次巴黎會議所應討論的。六月廿九日塔斯社發表了蘇聯立場的全文，會議就宣告破裂，以後爲響應馬歇爾的提議而進行的一切，就完全在英法兩國操縱之下了。

三

英法兩國向歐洲所有各國發出了請柬，但是只有十六個國家響應參加，英法外，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義大利、希臘、奧地利、土耳其、葡萄牙、愛爾蘭、丹麥、瑞士、瑞典、挪威、芬蘭，十六國代表於七月中旬起在巴黎開會。歐洲所有新民主國家一致拒絕。

在這樣局勢下開幕的這個「馬歇爾俱樂部」並不是一個很歡騰的集會，那是不待多說的。

這些國家的代表和專家們到了巴黎，都已深深明白他們的課題，決不是簡單地請他們開菜單而已，而是要他們集中各個國家的生產力，在美國支持和指揮之下與蘇聯和其他歐洲新民主勢力對抗。但是他們之間處境並不是一樣的。像葡萄牙、希臘和土耳其，那是不待美國重新「加油」便已俯首貼耳依照美國的意旨在做了。但另外如奧地利，和斯堪的那維亞諸國乃至瑞士，還不願正面對抗蘇聯，不過美國的援濟是他們很想要的。此外，這十六國之中已經因地域關係結成了幾個不同的關稅同盟，如希土之間與斯堪的那維亞三國之間，還有荷比盧之間有一個「貝納魯克斯協定」規定關稅互惠辦法。

更不可忽視的，是這些國家間多少共同的嚴重困難。

首先，以英法爲主的西歐主要國家，在二次大戰以前，大部分國家收入是從它們的殖民地獲得的。戰後英國的印緬、法國的越南、荷蘭的東印羣島等相繼獨立，它們自己的商船隊也損失殆盡，這種收入（平均佔這些國家總收入百分之三十）幾乎完全失去，而且永不復返了。

所有這些國家的糧食、燃料和許多工業原料，在戰前大部靠東歐、美國和拉丁美洲輸入。由於金元的缺乏和運輸成本較高，再從美國與拉丁美洲各國輸入已不可能或非常不合算，所以東歐是它們決不可少的重要來源。

爲了彌補殖民地掠奪的損失，爲了有能力與東歐國家交換食糧和其他物品，西歐國家必須擴大它們的工業設備。這就要提高每一個國家的資本構成。戰後的宣傳都強調西歐各國工業設備損失的重大。實際上西歐各國現在的工業生產幾乎已經達到戰前水準，在國營企業中有些超過了戰前水準，例如英法的煤產、瓦斯、電力和鐵路運輸等。但是限於工業設備，不能再充分提高生產以彌補它們新的虧欠。

這些經濟上的嚴重困難，如果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採用民主的方式，不是不可能克服的。但是西歐當權的右派社會民主勢力，如英國的工黨、法國的社會黨等，正怕的是人民的力量。他們爲了保衛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保衛他們的政權，便決心走着一條相反的道路，就是乞憐於美國的獨佔資本，甘心爲其附庸。

四

十六國會議繼續了一個月後，到了擬製書面報告時，一切不須美國干涉，自行採取主動的幻影，完全消散。每一國家需要美元的數額是如此之大，以至這個報告遲遲不敢發表，恐怕美國無法答應。爲了適合美國的口味起見，大家一再減削求援的數目。這個報告修改了兩次。當時美國有兩個大員在歐洲「從旁協助」巴黎會議，一是經濟副國務卿克萊頓，一是商務部長哈里曼。後來哈里曼不等巴黎會議開完便先行回到華盛頓，主持美國政府爲這事組織的對外援助委員會。

第一次修訂後的十六國報告提出它們自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一的四個年中共有二百九十二億美元的差額，而經過這四年間的援濟後，十六國的經濟在一九五一年仍不能平衡，還差五十八億元。

這個報告沒有向華盛頓提出以前，克萊頓看過一遍，已經大爲不滿，認

爲美國國會決不可能答應這麼大的欵項。於是十六國代表再度減爲二百二十五億元，並將一九五一年底的差額硬由五十八億減爲三十四億五千萬元。至於這樣大刀闊斧減削的結果是否仍忠實於「歐洲復興」的旨趣，那就只有「天曉得」了。

一個有趣的插話，就是這十六國會議的臨時主席是英國首席代表佛蘭克斯爵士。他是四十六歲，牛津大學的一個道德學教授。用一個道德學的教授來主持這個會議，也許爲了證明每一國家所提的數字都是可以與「神明共鑒」的吧。

不過，無論如何，十六國最後的報告總算得到美國駐歐大員的首肯。這個報告有幾個特點：

（一）擴充工業生產設備，以平衡國際貿易的收支。十六國預計在一九五一年煤的產量可超過一九四七年水準的三分之一。

（二）東西歐之間仍要互通有無，不可間隔，而在參加國之間更進一步把關稅打成一片。

（三）德國經濟的恢復工作，只能在歐洲整個的恢復計劃之下進行，不可單獨加以扶持。

（四）這個「歐洲復興計劃」的執行屬於歐洲各國的自身，美國只限於提供意見的地位。

倘若上述特點都能堅持不變，從歐洲整個經濟的觀點來看，這個計劃不能說沒有很大的作用。但是錢包是在美國老闆的手中，而美國老闆的想法與歐洲十六國代表的想法完全不同。美國怎樣想呢？

（一）「歐洲復興計劃」諸國是需要擴充生產設備的，但擴充的範疇應限於與美國生產不抵觸的方面；而且應限於私有的生產企業。美國決不願見歐洲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包括工業國有化在內。

（二）受到美國支持的工業或農業產品不得自由輸出，可以從美國輸入的產品；也不得從別處去買；換言之，十六國經濟要與新民主國家隔絕以至對立起來。

（三）德國西部經濟的復興是美國自己的事，而且應該是整個「歐洲復興計劃」的一個基石，不能從屬於他國的經濟。

（四）整個計劃的執行置於美國監督之下。

從一九四七年七月到十月間，美國有四百多政府官員、工業鉅子、國會議員，經濟專家到歐洲考察。他們大部份回來後都鼓吹一陣歐洲如何需要美國的援助，否則共產黨如何就要霸佔全歐，但對於援助的原則，幾乎異口同聲堅持以上幾個條件。

十一月初杜魯門召集臨時議會通過對法義奧三國的「過渡援助法案」時，美國獨佔資本的集團——全國製造商協會（NAM）主席奔丁氏曾在十一月十日發表一篇十一點的援歐計劃原則，其中（六）（七）（八）三點都是主張制止國有化的，第（十一）點更主張全部貸欵採分期支付辦法，歐洲任何一國如違反美國的要求，即立刻停止支付其餘的欵項。其他各點如規定各國應穩定貨幣、恢復國際自由收支、禁止與美國貿易利益牴觸的出入口，無往而不是直接干涉與控制歐洲各國的主權、摧殘歐洲人民的基本利益的。

臨時議會在十二月二十日通過了過渡時期援歐法案，以五十二億二千萬元救援法義奧三國，所有條件都是基於上述幾個原則。美國在整個計劃中特別決定一個過渡期的辦法，而且只接濟這三個國家，其中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法義兩國是十六國中共產黨力量最強大，新民主的力量正在奔騰澎湃地反對着右派社會黨專權賣國的陰謀。奧地利在四國佔領之下，最容易接受蘇聯的影響。在十一月間正當法義兩國地方選舉的時候，民主的力量在反對通貨膨脹、反對配給不足的情緒之下，急劇擴大。美國如不立即用大量物資許給這些國家的右派當權者，它們就有岌岌不可終日的危險。

今年一月二日美國和法義奧三國分別簽訂了「過渡期援助協定」。這三個協定內容完全相同，只不過在執行的條欵上，對法義兩國是由美國政府委派代表或國會委員會隨時前往「觀察、指導及報告」法義政府執行的情形，而對奧地利則規定由美國駐奧高級專員直接監督之。

三項協定的主要內容如次：

（一）每次由美國運到一批物品；接受國政府應卽以等於該批物品美金價值之國幣儲存在其國家銀行中。這種存款將用於開支執行美援的用費，收回國債、穩定幣值、以及任何由兩國（卽與美國）共同商決之其他用途。根據這一條款，美國今後對於接受國的財政就有權干涉了。

（二）一切美國物品必須「有效地」使用，而且以合理的價格供應最需要的生產之用。這就授權與美國對各國的國內經濟生活加以控制。如果一國政府用美國某種機器來擴充國營生產，美國可以不准許。

（三）凡在美國援助法案項下可向美國輸入的物品，不得另向他國購買；凡由美國運入的物品或其他國所生產的相同性質的物品；不得美政府許可，不能轉售他國。這個條款授權了美國對一個國家的外交關係與國際貿易加以控制。

（四）美國政府需要關於美援使用情形的報告時，接受國政府應卽照辦。美國議員、新聞記者、廣播公司訪員等實際採訪報道美援執行情況，接受國應予以一切便利。

（五）所有美國援助物品的包裝上一律在顯著地位標明爲美國所供給。

（六）接受國如違反任何規定，美國保留停止援助的權利。

再明顯沒有，與美國簽訂了這樣協定的國家，就喪失了自己決定對國內

[illegible]……聲堅持以上幾個條件。

十一月初杜魯門召集臨時議會通過對法義與三國的「過渡援助法案」時

（五）所有美國援助物品的包裝上一律在顯著地位標明為美國所供給。

（六）接受國如違反任何規定，美國保留停止援助的權利。

再明顯沒有，與美國簽訂了這樣協定的國家，就喪失了自己決定對國內國外全部政策的主權。法義與這個協定是一個榜樣，今後美國國會通過了一百七十億「歐洲復興法案」後，美國就要從十六國中每一國攫取這樣一個賣身契。

五

「馬歇爾俱樂部」的十六國這樣出賣了自己國家的主權利益，以換得美國的物質接濟，能不能達到他們在巴黎會議的報告中所希望的目標呢？

在上一段中，我們已看出十六國的要求根本被美國抹殺。現在我們來看一看在杜魯門向美國國會提出的形式下，所謂「歐洲復興法案」的特徵。

對歐洲十六國所要求的二百二十五億元，杜魯門在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向臨時議會提請通過的只有一百七十億元。（對法義奧的五十二億二千萬元是屬於「過渡期救濟」範圍，並不算做「歐洲復興法案」的一部。）後來共和黨在「節約」的理由之下，實際則為了打擊民主黨政府的威信，促使杜魯門將提案修改，所以當本年一月六日國會重開後，杜魯門取銷了這一百七十億元總額的要求，而改為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的十五個月期間撥款六十八億元，作為對歐洲十六國復興的第一批款項，以後則逐年提請國會增撥新款。這樣，不僅十六國所一再斧削了的要求總額又減去五十餘億，而且把整個「計劃」逐年割裂，放置在一個極不穩的基礎上了。

美國政府向國會提出的報告，為了證明減削這五十餘億元的合理性，把西歐十六國痛斥了一大頓，說它們「對於建屋、工業設備與擴充公用事業的發展和一般重建工作，擬訂了野心過大的計劃」，並且說：這些國家中「過分高比例的資本構成促使歐洲消費者的困窘，加重擴大出口的困難，而且部分地造成了普遍通貨膨脹。」

事實上，西歐各國戰後的資本構成的比例並沒有怎樣提高，甚至因戰爭損失與多年使用的折耗都未加補充，更不用說擴大基本工業生產能量了。而出口的困難與通貨膨脹即主要由於物資的缺乏和分配的不均。

西歐各國要想完全恢復戰前的生產水準，和貿易的平衡，至少要獲得十六國報告中所希望的總生產量的百分之二三十的資本構成。換句話說，大量煉鋼和製造機器的原料與設備必須獲得。這個問題，蘇聯和東歐諸國正在用新的生產計劃與擴大相互貿易和工業合作來解決，並且已經得到顯著的成就。西歐各國則乞憐於美國。

美國抹殺了提高資本構成比例的要求，就等於把「歐洲復興計劃」的中心精神取銷，脫胎換骨，不使歐洲復興，而使十六國經濟從屬於美國的獨佔經濟，奴役在「垣街」的巨掌之下。這一點是必須弄明白的。

舉例說：十六國要求美國供給大批的半製鋼、鐵塊、製煉鋼與農業機器的生產設備。美國政府的答覆是供給它們所要求的三分之一半製鋼、三分之一多些的製煉鋼與農業機器，鐵塊則絲毫不給。十六國計劃中，資本財與煉鋼原料佔它們列舉要從美國輸入的物品總額百分之三十二，而杜魯門的方案則規定為百分之十四，而且這裏面還包括由國際銀行貸款接濟的一部分。

美國不希望西歐恢復與美國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的地位，最顯明的例子就是它打擊西歐的煉鋼業。十六國要求美國供給充分的鐵塊和半製鋼，以使它們恢復戰前每年三百萬噸製成鋼的出口。如果這一要求得到滿足，西歐每年不僅可從鋼的直接出口中獲得五億元的外滙，而且可以維持所有歐洲與鋼有關的耐用品的市場。

但是這樣一來就正和美國資本牴觸，所以杜魯門加以拒絕了。美國的理由是製鋼材料在美國也感到缺乏。這是十足的謊言。十六國的要求總量，不到美國鋼產量的百分之五。美國鋼鐵研究所所長陶維爾最近聲明，美國自己在一九四七年內擴大了鋼產量三百萬噸，增至九四、二三三、六四〇噸，而且在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內還要增加五百萬噸。（「紐約時報」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三日），由此可見，美國政府的拒絕，完全是符合美國製鋼業者的利益。他們自戰爭以來已接收了英、德、比等國的世界鋼市場，並以壟斷價格，依照比國內高出一倍到兩倍的價格，賣給國外消費者。

目前的馬歇爾計劃是把所有歐洲資本構成與貿易問題，放在這合於美國獨佔資本的利益下，加以處理。美國人民被迫緊縮他們的消費，受着通貨膨脹的犧牲，來繼續充塡獨佔資本的慾壑，在馬歇爾計劃提交給國會之前，英法已然不得不減削它們的生產投資計劃，特別是在建造房屋之類與大衆福利有關的事業。如果它們接受美國今天的計劃，它們的復興必然是永無希望，而人民的生活水準只有日趨低落，並且要永遠依靠美國的恩賜度日。事實上，馬歇爾計劃中說得很明白，西歐人民的生活水準，就是照此計劃實現，到一九五二年還不能達到一九三八年的程度。

六

除了資本構成之外，第二個問題是西歐與東歐的關係。

在十六國報告中，西歐各國把東歐恢復正常貿易當做它們復興的主要前

提之一，雖然如何恢復並沒有提出具體的辦法。報告中強調說：

「在本報告中，我們假定了從東歐重新獲得一大部分和源源不絕的糧食、牲畜飼料和木材的供應；假定到一九五一年從東歐供應的穀物可恢復到戰前的水準，假定木材的供應到一九五一年可恢復到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七十五。」

巴黎報告對於煤的問題，也強調着從波蘭供應的必要。十六國希望「從美國輸入的煤在未來四年中可由四千一百萬公噸逐漸減低到五百萬公噸，而在這同時，從波蘭輸入的煤可自一千七百萬公噸增加到三千一百萬公噸。」「這些數字的估計是比較高些的，因爲波蘭目前正在進行着它自己煤產的整頓，並且計劃從外國（包括美國）購買開礦的設備。」（十六國巴黎會議報告第二卷第四章第一〇六段）

由此可見，在糧食和燃料這兩大宗最緊急需要上，十六國都寄託希望於東歐生產的增加與經濟來源的迅速恢復。它們在報告中說：「當然參加各國準備盡其可能促成這種關係的恢復。」

但是美國對這些要求怎樣回答呢？

美國的方針是兩方面的。一面用「可以從美國供應的東西不得從別處購買」的條款，制止西歐與東歐的來往，一面對於東歐的工業擴充採取極端抵制態度。

關於後者，舉例而言，最近聯合國調查，認爲美國如以五百萬元價值的特種伐木設備供應給東歐各國，則西歐每年可以節省從美國輸入木料開支七千萬元。在煤的方面亦復如此。聯合國調查報告中指出，美國如以九千萬元價值的採煤和運煤設備供給波蘭，可以比在法國用去同樣數目增加煤產大三倍，比在魯爾區用去同樣數目增加煤產大兩倍。對於波蘭的產煤工業設備增加這一點有限的投資，就可以使西歐各國減少每年要從美國輸入五億元煤的負担。

杜魯門向國會提出的「歐洲復興法案」（馬歇爾計劃）也不得不提到本案「根據一個信念，即在未來五年中東西歐間貿易之正常類型將逐漸恢復。」但是這一句話很明顯是爲了搪塞國內外之口，以免抨擊這個計劃在於將歐洲分裂爲兩部。事實上，美國對東歐新民主國家的貸款、救濟、甚至向國際銀行請求通融的提議，早已一律拒絕。商務部長哈里曼和美國政府的其他發言人講得十分明白，對於任何「全體主義」的國家決不予以任何信用貸款。

不過，歷史的關鍵並不操在哈里曼和「垣街」手中。東歐不但不指望美國的援助，而且連杜魯門所說的「貿易的正常類型」，也不是今天東歐各國所企求的。因爲在戰前，這種「正常類型」包含着西歐資本對於東歐經濟的剝削控制，就是說，東歐不斷以農產品和工業原料供給西歐，而並沒有相對數量的工業化設備轉回到東歐來。現在東歐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正在人民的計劃之下，打破這種「正常的類型」，而這在它的最後影響上，也就是打破美國獨佔資本奴役歐洲和奴役世界計劃的一支鐵錘。

七

美國的計劃把恢復德國西部的重工業當做恢復西歐整個經濟的轉捩點，也是直接威脅十六國利益的另一重要因素。這十六國現在發生了一個自然的恐懼，就是美國給予重建德國的優先權，在今天的直接的作用上，是打擊它們，比打擊東歐還來得厲害。

巴黎的報告早已表明了它們這種憂懼。它們強調主張，德國的恢復應該隸屬於整個歐洲恢復的下面，並力促增加魯爾區煤的供應，以濟法國與西歐其它各國擴大煉鋼之需。十六國極力提請勿使德國經濟發展「以至如過去那樣，殃及歐洲其他各國。」它們並提出，「德國有義務……提供賠償和幫助在戰爭中受其災害諸國的復興。」

儘管官方多次否認，美國優先恢復西部德國的方針，已經在它兩年來政策的發展中，在哈里曼委員會的態度上，在國會和政府要人歷次的聲明中，最後在目前美國擬訂的復興德國計劃中完全暴露無遺。「德國第一」的創導人是胡佛與約翰·曼維爾公司老闆布朗這些人，現在正由美國政府忠實奉行着。最近，十二月九日，美國陸軍部長羅雅爾還向參院撥款委員會聲明：「我們不僅要給西德支援，我們還必須把它的工業生產潛力做爲歐洲復興計劃的牆基。」

策動馬歇爾計劃的人們，硬說西歐的復興要基於德國經濟，完全是一種欺騙。事實上，戰前英法和德國經濟的衝突尖銳無比，英法用力抗拒，在國際市場上仍逐步失敗於德國猛烈的經濟侵略之下。在另一方面，德國在英國的出入口中不過佔百分之三，在法國的出入口中佔百分之六。其他小國與德國的貿易比重稍爲高些，但它們在國際市場上也大半要和德國進行尖銳的競爭。

雖然如此，巴黎報告對於德國問題仍盡其卑躬屈節、委曲求全之能事。它提出德國西部可從它們向美國要求的總額中得到百分之五。這個比例僅次

於英法兩國。然而即使如此，哈里曼委員會對它的批評仍說是太少，它主張「分給德國的援助數量不能不比在巴黎所議訂者爲高。」

最近美國駐德軍政府發表的報告，指明馬歇爾計劃預定給西德的援濟是四十四億元，那就比杜魯門向國會所提數字大百分之二十七。此外，美國從軍事費項下和處理剩餘物資的間接援助，爲數已很大。到馬歇爾計劃最後通過時，德國西部所可分得的欵項比十六國中任何一國都高，也不足爲奇的。

這裏應該附帶指出，最近倫敦會議給馬歇爾將軍這隻魚雷艇撞得無結果而散，事實上對於西歐各國造成一大打擊，因爲這樣一來，德國對它們的賠欵問題就無限期地擱淺起來了。預計西歐這些國家可從西德得到百分之七十五的賠償，現在已遙遙無期。美國國會正使用重大壓力，使整個德國的賠償問題不了了之。

不但如此，馬歇爾計劃一旦實行，不是德國賠償西歐各國，相反地，後者還要賠償給西德。這是怎樣一個安排呢？

巴黎會議向美國要求供給十萬零三千輛貨車，其中九萬輛分給以前被納粹奪去了貨車（現仍存放在英美佔領區內）的各國。依照美國軍政府執行的方式，馬歇爾計劃執行後，西歐各國被德國奪去而已扣還的所有貨車，應再送還給西德。此外，巴黎報告中並且替西德請求了二萬六千輛美國貨車。

這些事實充分證明美國的政策實質上在於犧牲西歐各主權國家的利益而重建它直接控制下的西德，並恢復西德在歐洲的經濟優勢，從而奴役歐洲二億七千五百萬人民，準備對東歐的侵略戰爭。

八

現階段的馬歇爾計劃，已經像一塊夾心的巧克力糖在太陽中溶解了外衣，核心的味道並不怎樣甜美。

最初在半年多前由馬歇爾口中說出時，它是一個十足的歐洲自己的復興計劃，美國只站在同情救助的立場，而且鄭重表明決不干涉他國內政，決不企圖分裂歐洲。許多好心腸的人都認爲這是美國修正了杜魯門主義和對英法義貸欵的那種窮兇極惡的作風了。他們對蘇聯之退出巴黎籌備會議與東歐各國之拒決參加正式會議，紛紛責難。

美國這副慈善面孔很快就被它自己執行的手掌打碎。美政府大員直接干涉巴黎的會議，一再命令參加國修改它們的報告，並在最後的報告書中附加了一大套斷送各該國財政、經濟、貿易以至政治主權的條欵。

緊接着美國大批商人、資本家、國會議員對援歐計劃提出更多更嚴酷的管制條件。這些條件已經綜合地列入「過渡期援歐法案」而經美國會於十二月間通過，由法義奧三國的右派社會黨政府與美簽訂協定一一承受。現在本格的馬歇爾計劃正在國會討論之中，預定自本年四月一日起實行。

這個計劃通過後，參與「馬歇爾俱樂部」的歐洲十六國要個別與美國簽訂協定。它們在這個計劃之下得不到「復興」，因爲：（一）美國並不幫助它們自力更生的資本，而只給它們苟延殘喘的剩餘生產；（二）美國限制它們與東歐貿易，使它們永久仰給美國；（三）美國主要在振興德國西部，使西歐的經濟從屬於西德。

這樣，就使已然失去殖民地掠奪地位的西歐主要國家和其他國家沉淪爲美國獨佔資本的尾閭，停止以至廢除戰後所做到的一些國有化措施，把對內對外政策的決定權拱手奉送給美國　，使歐洲十六國的人民生活水準更趨低落。

西歐的資本家怎樣呢？他們已然把大量游資移轉到美國（共達五十餘億元）和拉丁美洲。他們可以繼續移轉，不然則作爲美國獨佔資本的歐洲分廠和買辦階級而出現。拉丁美洲各國每年要拿出他們盈利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給美國。這就是他們的榜樣。

這只是馬歇爾計劃的歐洲版。此外它當然有拉丁版、近東版和遠東版，不過方式自然是「因地制宜」。這個，我們已經看到了。它是一個征服世界、奴役人類的計劃。

不同於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這個計劃的冒險和負担是完全由美國人民肩荷着的。資本家只是坐享其成，連分文投資都不須拿出，而要攫取廣大人類的血汗。因爲這全部開支是從美國國庫支付，也就是說，從加重美國人民負担、剝奪美國人民應享的消費項下，來支付的。美國人民所得到是什麼呢？杜魯門向國會提出的一九四八——四九年度預算中，「社會福利」佔不到百分之一，「教育與一般研究」經費不到百分之四！

在奴役與解放之間，美國的人民和世界各國的人民顯然是同一命運的。

一九四八，一，一七，紐約。



從黑暗到光明

鐵生

兩個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出了蘇聯，這已使得資本主義國家吃了一驚，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出了東歐新民主國家，這又使得資本主義國家吃了一驚，而同時使得她們吃驚的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到今天，不但社會主義的蘇聯發展成一個領導世界和平民主鬥爭的强國，不但歐洲新的人民民主國都增加着她們的力量、提高着她們的地位，而且國際工人階級的運動已擴大到世界職工聯合會的七千五百萬有組織的工人，這就是說，一個光明的社會主義世界正一天天在上升，而一個黑暗的資本主義世界却一天天的在下降。

說一個黑暗的資本主義世界一天天的在下降，這並不過份。你看，在六大資本主義國家裏，不是有三個（德、義、日）已經被打垮了嗎？不是有兩個（英、法）已經被打窮了嗎？其剩下來支持風雨飄搖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就只有一個孤君寡人的美國，而且她又遭受一個巨大陰影威脅着，那便是行將到來的經濟危機。

這就是戰後兩個世界極鮮明的對比。

孤君寡人要當「救世主」

孤君寡人的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曾使她大大增加了生產和輸出，美國的資產階級曾經因此大大發了一筆戰爭財，但美國同時却碰到了四種矛盾，即：（一）美國富而美國人民窮；（二）美國富而世界各國窮；（三）美國的盡量增加輸出和盡量減少輸入，結果使得世界各國更發生金元荒而減少美國的輸入，而（四）美國一方面使別國減低關稅、一方面提高本國關稅的努力，也發生了使別國減少美國輸入的同樣結果。

這四種矛盾便使得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增强起來的經濟力量，遇着了不穩定的日趨縮小的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這種市場的進一步縮小，就要引起經濟危機的爆發。

爲着拖延行將到來的經濟危機以及保持獨佔資本的高度利潤，美國就利用她的經濟力量及軍事力量進行了一個爭取世界霸權的計劃。

在風雨飄搖的資本主義世界上，美國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一方面恐怕經濟危機的到來、恐怕資本主義世界的沒落，一方面又認爲資本主義世界的風雨飄搖却是它爭取世界霸權的大好機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已經在國際市場上替美國解決了三個競爭的對手，尤其是德日。而打得頭破血流的英法，又容易成爲美國控制的對象。因此，當美國實行擴張政策的時候，第一、由於德義日三國的退出國際市場，美國可以在它們對外貿易的廢墟上代替它們的地位；第二、利用英國的窮困以及對美國的依賴，美國不但企圖奪取英國的市場，而且企圖奪取英國對殖民地的控制權，使英國變成華盛頓的「小伙計」；第三、又利用法國的窮困以及對美國的依賴，美國除企圖使法國變成華盛頓的附庸以外，還企圖把法國用作到歐洲的一個橋頭堡；第四、在國際市場上代替德日的美國，同時企圖使德日成爲華盛頓在歐洲和遠東的兩大據點，而中東就是溝通這兩大據點的一個橋樑，在這裏，希臘和土耳其便首先成爲美國需要奪取的對象；第五、在歐洲，既由於英法對美國的依賴，又由於比荷對美國的依賴，美國企圖建立一個以德國爲基礎而由華盛頓領導的西歐集團；第六、在遠東，美國既佔領着日本和南朝鮮，又企圖利用中國內戰而控制着亞洲；第七、再就美洲本身來說，美國也在加强它對拉丁美洲的控制。

但是，同時我們不要忽視，當美國實行擴張政策的時候，它絕不會忘掉了蘇聯，絕不會忘掉了東歐新民主國家，絕不會忘掉了世界各國的工人和民主勢力（包括美國在內）。

歐洲第一，遠東第二

當然，美國在進行建立歐洲和遠東的兩大據點，並進行反對蘇聯、反對東歐新民主國家、反對法義的工人運動及民主運動以外，她還動員世界各國的保守勢力，[illegible]、社會民主黨右派領袖以及法西斯份子，來進攻全世界

會忘掉了世界各國的工人和民主勢力（包括美國在內）。

歐洲第一，遠東第二

然則美國怎樣努力趨向世界霸權的道路呢？

為着趨向世界霸權的道路，美國首先需要建立華盛頓在歐洲和遠東的兩大據點：德國和日本，而且美國不但準備儘速成立對德和約和對日和約，同時還進行復興德日兩國。

不過，其妨礙美國這樣的企圖的，不僅僅有雅爾達協定和波茨坦協定，而且有注意國際條約並為世界和平民主鬥爭的蘇聯。因此，當美國在莫斯科外長會議和倫敦外長會議上想儘速成立對德和約，以及它提議召開對日和約工作的會議時，它不僅僅要撕毀這兩個協定，而且打算撇開蘇聯，單獨解決德國問題和日本問題。

但由於美國第一注重歐洲，第二注重遠東，它在一九四七年卻更努力於德國問題的解決。

三月十二日，杜魯門主義出現了，這是針對着莫斯科外長會議；六月五日，馬歇爾計劃宣佈了，這是針對倫敦外長會議。同時杜魯門主義一方面支持希臘和土耳其的統治者而建立美國在東地中海的霸權，一方面企圖脅迫新民主國家並間接威脅蘇聯，而馬歇爾計劃也一方面進行復興魯爾、復興西德、復興德國而建立美國在德國的統治權，一方面企圖控制英法及義大利而藉此成立一個反蘇的西歐集團。

而且，美國除以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同蘇聯攤牌外，甚至她還利用聯合國大會來孤立蘇聯。馬歇爾之促成泛美聯合公約以加強自己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聲勢，以及她之在大會裏提議「限制」安理會大國的否決權，其目的一方面在削弱聯合國機構的基礎，而另一方面就在準備不同蘇聯商量便解決德國問題的一種根據。

然而，如莫洛托夫所說：「沒有蘇聯參加，或者不來聽取我們蘇聯的意見，就不能解決嚴重的國際問題。」因此，美國在莫斯科外長會議裏的企圖既失敗了，而她在倫敦外長會議裏的企圖也失敗了。並且我們還可以預料的是，沒有蘇聯的參加，美國是絕不能解決德國問題的；同樣的情形，沒有蘇聯的參加，她也絕不能解決日本問題的。

兩個陣營

當然，美國在進行建立歐洲和遠東的兩大據點，並進行反對蘇聯、反對東歐新民主國家，反對法義的工人運動及民主運動以外，她還動員世界各國的保守勢力，梵蒂岡，社會民主黨右派領袖以及法西斯份子，來進攻全世界的民主勢力，甚至她「準備戰爭，企圖在將來，在遙遠的時間內，有一天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打敗民主力量。」

但是，反動派愈是領導帝國主義的反民主的勢力來爭取世界霸權並摧毀民主運動，世界各國的民主及反帝勢力就愈需要團結起來反抗一切反民主的及帝國主義的新冒險行動，因此便產生了兩個陣營。

這樣，兩個陣營——民主陣營和反民主陣營已經壁壘分明不容許有中間路線或第三種力量存在了。在這個新階段中，表現着民主勢力的兩個特點，即：

第一、民主力量的擴大。

第二、民主鬥爭的加強。

先從第一方面來說。我們往往會過低估計了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的力量而過高估計了帝國主義的反民主陣營的力量。但在事實上，正如莫洛托夫所說：「今天歐洲和歐洲以外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聯合力量，是無比的強過敵對的帝國主義的反民主陣營。」

就第二方面來說。根據英法義三國民主運動及工人運動的經驗和教訓，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除在擴大牠的力量以外，又在轉變牠的步調，而（一）從注重上層的工作轉而注重下層的工作，（二）從注重議會內的工作轉而注重議會外的工作；（三）從注重協議的工作轉而注重鬥爭的工作。

因此，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一）要注意羣衆，依靠羣衆；（二）要加強組織人民，團結人民；（三）要引起行動，進行鬥爭；（四）要批評反動領袖的政策和言論。

法義民主勢力在地方選舉及英勇鬥爭裏的勝利，北希臘民主政府的成立，以及東歐新民主國家的加緊團結和邁步前進，都可算是民主陣營加強鬥爭的產物。

如果東方各國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民主的力量都團結起來，並和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團結在一起，那麼，一定能夠打敗帝國主義的奴役計劃，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爭取人類永久和平的勝利的。

一月十八日



希臘問題的考驗（下）

美 G. Polk 作　梁　行 譯

正如寶德（Paul Porter）領導的美國代表團所說：「在希臘，生活水準以及薪水收入，在人民之間有着極大的分歧和懸殊。商人、投機家、覓暴利者和黑市掮客們窮奢極慾，同時，人民大衆却在飢餓線上掙扎……」在戰前，統治制度的目的是使富者愈富，現在却要越快越好地從國內榨出每一個小錢來。

除了國內的榨取之外，希臘公民所獲得的外匯也沒有給國家帶來任何好處。這國家簡直說不上有一絲一毫的國富。舉例說，美國曾送給希臘一些自由型的船隻，爲的是要重建希臘的商船。可是，得了這些船隻之後，希臘政府立刻就以極低的低價賣給希臘私人船主了。今天，大多數的船都掛起了巴拿馬國旗。有些船每年起碼可以淨賺二十萬元美金。大批款子都記在外國銀行的私人支票簿上了。

在過去一年中，爲了補救這一點，曾由美英二國建議成立一個通貨管制委員會，試想把希臘人所有的外匯用來改善希臘的內政局勢。委員會中包括財政部長、調整部長、希臘銀行總裁和二個外國代表——英美人各一。這委員會賦有消耗和購買外匯的最後決定權。

委員會奏效如何，還未可逆料，但看一九四六年的事實，可見這委員是十分必需的。在這一年中，希臘用德拉克梅買進了外匯一億四千五百萬元美金。這裏面有一億四千一百萬元消耗在奢侈品、外國銀行的存款、在國外購置產業、以及其他對於希臘國內經濟毫無裨益的活動上面。

一億四千五百萬元中，只有四百萬元，用來購置機械、零件及建設希臘工廠所必要的各種設備。在若干場合，有許多工廠只因爲某些比較貴重的零件遺失或者弄斷了，就此陷於停頓狀態中。廠主可能有錢，可是無奈他不願意化錢去買。很少有人願意在工廠設備和開礦機器上面投資，因爲資金轉折的時間太長久，太沒有把握了。況且這些東西都太笨重，一旦「亂」起來，是很難搬走的哩。

三

格里斯華德（Dwight P. Griswold）領導的美國援希使節團的蒞臨，也無法把國內不安定的情緒平復下來。美國在國外貿易、重建和復興各方面上的援助，有如大海投石，激不起半點漣漪。內戰繼續着，通貨膨脹有增無已，生活程度瘋狂一般地上漲，按理說，希臘政府應該是歡迎任何救濟援助的。然而事實不然，救濟計劃往往會觸犯了百分之二有錢人的生財法門，使他們無法施展伎倆，因此，官方總是盡可能地封鎖一切慈善救濟。直到今天，還有大批聯總物資堆在希臘棧房裏，任其腐盡爛光。如果這批存貨走出了棧房，那麼，米、衣服、皮鞋、床、藥品及其他等等，都要大跌而特跌了，而這正是野心家們所不願意的。幸而美希戰時救濟會和美國近東基金委員會在雅典和華府都有極大的政治影響，所以這二團體還能夠衝破有組織的統制藩籬。可是，這二團體的辦事人眞得如履薄冰一般地謹愼從事纔行，稍一懈怠，他們的救濟計劃就會變成一張廢紙。

歐陸美國救濟合作社（縮寫爲 CARE）在希臘沒有多大的成功。經過了好幾個月的掙扎，救濟合作社才發放了六千袋的衣服、食物和維他命丸。希臘政府用盡了種種藉口，想阻止散佈這些東西，可是美國的電台和報紙天天談論這事，鬧得滿城風雨，結果才逼得他們讓步了。然而，今後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救濟合作社建議無代價地發放毛巾和床單，這建議也被否決了。官方的解釋是：希臘人不用床單，也不用毛巾，云云。諸如此類的笑話多得很，由此可見官方的統制制度實在已經爛到核心裏去了。

顯然，大部分希臘平民對於他們的政府是毫無好感的——從小官一直到部長。有一次，我在希臘南斯拉夫邊界的內戰區經過，我問一個村人，我把皮「甲該特」（Jacket）留在吉普車上要不要緊，他回答道：「放心吧；希臘所有的騙子都在政府裏做官呢。」三億元的援希計劃開始之後，格里斯華德使節團在二星期中，就把一切情形看明白了。因此，使節團堅持必須監督一切的花費。過去聯總和英國援助計劃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爲未能堅持這一點之故，雖然他們花費過八億多美金。

有些時候，格里斯華德和他的屬員們也眞太不給希臘政府面子了。有一次，他竟坦白地說，如果不裁撤某某先生，計劃就無法實行。

在這一點上，使節團的實際頭腦就和駐雅典美國大使館方面的外交理論發生了衝突。大使館不妨說些外交辭令的空話，使節團却必須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之前收穫實效。使節團明明知道，蔡爾達理斯（Tsaldaris）的人民保皇黨，再加上無恥的寄生者齊爾伐斯，非但不能弭平希臘內爭，反而只有使之加劇。希臘許多實國求榮覬覦事敵的叛徒，依然保持着軸心國所厚賜的財產，法西斯頭腦的軍官們仍舊在希臘軍隊中掌握大權，凡有批評政府政策的，就加以「共匪」的帽子，給他一張單程車票，充軍到荒瘠不毛的愛琴島上去——事先不予警告，事後也不經過公審，也不給予保釋之權。蔡爾達理斯、齊爾伐斯之流，自覺地或不自覺地，不啻給共產黨做了第一流的勸募隊。

月復一月地，不管內爭愈趨激化，普遍全國不滿情緒的高張，這腐敗的政府還是拖延下去。作爲保王黨，他們擁戴着希臘的統治者保羅皇帝和他的繼承人七歲的康斯坦丁皇太子。作爲保王黨，他們又主張每年付給皇族四十八萬元美金的「獻金」——這在面臨經濟危機的國家，實在是一個令人咋舌的鉅數。希共對於這一點，一步不肯放鬆地拚命加以攻擊。許多入山避難的人，成羣結隊地都來參加希共領導的游擊隊。不管希共的政治主張如何，在這官逼民反的情況下，他們的號召是最能深入人心的。皇皇的官報總是宣稱「業已擊潰共匪」，可是，游擊隊的成功使官報變成了莫大的諷刺。

夏季攻勢之後，希臘的士兵們說了一句笑話——他們佔領了城市，游擊隊佔領了山地。而希臘百分之九十却完全是山地。

在一個蔓延着內戰，充滿着一羣無能、自私、腐敗的官員的國家中，重建計劃是絕對無法實行的。希臘必須改變它的官吏和政策。格里斯華德使節團這樣說。這也正是美國許多人的意見，像在無線電廣播和報紙社論中所表示的。國務院中東局局長漢德遜（Loy Hen-

derson）曾趕到雅典去，告訴希臘人，他們必須清除一下他們的政府，否則，美國輿論將逼得美國撤退其經濟及軍事援助。這便是八月間首相馬克西莫斯領導下以人民黨爲主的右派政府所以要倒閣的原因。接着是蘇福里斯（Sofoulis）出任了首相。這件事可說是格里斯華德使節團主張的勝利。

蘇福里斯知道單靠軍隊無法在內戰中獲勝，所以，他對游擊隊採取了招撫的方法。在政治上是釋放大批政治犯（失忠於共黨者除外），在經濟政策上，主張建立配給制、反對高物價、取締黑市投機。

蘇福里斯有高瞻遠矚的抱負，可是他的基礎太薄弱了，整個的國家已經病入膏肓，無能、無效率和貪污已經滲入了希臘政府的根蒂，決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化腐朽爲神奇的。

美國現在把「拯救希臘民主主義」的希望寄托在這中興大臣蘇福里斯的身上，事實演變如何，尚在不可知之數，但至少不失爲一個「希望」吧。

四

美國經濟援助計劃是以一個廣泛、溫和的政治基礎爲條件的。這計劃將包括下述各點：

（一）配備希臘全部軍隊（此項用途將花去三億元中的三分之二）；

（二）修理希臘的道路——第一爲了便於運兵；其次可以減輕普通物資運往內地去的運費。

（三）在披萊斯、薩隆尼加、伏洛斯等地繼續清除阻障計劃（按雅典的披萊斯在剛勝利時幾乎是完全不能用的，現在每天可以裝卸五十噸貨物了，可是因爲擊沉的船、被炸的碼頭、船上用具的不數等等原因，裝卸費還是全世界最高的）；

（四）剷除阻塞柯林斯運河的土崩（該處因爲遭德國人轟炸，把好幾千噸泥土填塞到狹隘的河道中去，自此以後，這一交通孔道就被阻塞住了）；

（五）重建工廠，藉此節省外匯，減低若干紡織物的價格，並可有小部分的貨物輸出國外；

（六）努力革新政府的行政。

這些便是美國使節團的主要的任務。寶德代表團、食料農業機構以及英人經濟調查團體所提供的長期性計劃，只能限於討論的階段。較有成就的格里斯華德使節團，也不過是在貧困、混亂、爲戰火所燬的國家中作些美化點綴的功夫罷了。

這樣看來，區區三億元的美國援助計劃實在是一個很可憐的投資。這數目，說大太大，說小也太小了。主要的是，爲眞正希臘復興所必備的一個基本因素——長期性計劃的澈底執行——任何方面都不能加以補救。事實上，美國在希臘的活動只會引起下列各點的猜疑：

（一）美國援助計劃是不是對蘇宣戰先聲？如果是的，希臘是否將成爲西方同盟國的軍事基地？（許多軍事專家都以爲，一旦美蘇開戰，希臘立刻就保不住。）

（二）美國的投資，是不是企圖打擊希臘共產黨，從而也就是向整個歐洲共產主義示威？

（三）美國計劃是否不僅與希臘有關，而且是爲了試驗蘇聯的反應？

（四）其他等等？

在今後幾個月中，我們對於這些問題也許可以找出一些答案來。這些問題，的確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嚴重的考驗。無論結果如何，總之，現在美國已經知道，巴爾幹的踏車容易踏上去，卻不容易下來，而且是不能一隻脚着地，只用一隻脚去它踏的。



古希臘之哀



「阻止艾森豪威爾」

艾森豪威爾——第二次大戰中盟軍征歐的統帥，戰後美國陸軍的參謀長，現在的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他本人未必是美國眞正的進步派。這單從有人準備推他爲共和黨下屆總統候選人，就可以知道。但是，在今天美國的政治逆流中，連艾氏這樣的人，也不會被共和黨的首腦部所容許的。他們要的是麥克阿瑟、塔虎脫這樣的極端反動人物。在上週末，艾帥終於宣布拒絕担任總統的候選人，他暗示軍人不要干政。因此艾氏受到了許多人的歌頌。然而，在艾氏放棄競選的幕後，是很有一段文章的，就是共和黨內反動份子對於他的侮蔑。下面所譯「新共和」周刊（十二月二十二日）「華盛頓特訊」中的一段，是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今天美國政治內幕的。

共和黨首腦部的「阻止艾森豪威爾運動」（Stop Ike），似乎已經達到頂點了：這表現於富爾敦・路易斯所編造艾帥的」一段談話，而且把它在電台上廣播出來。據說，在主要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中間，對艾帥已開始痛恨；這也許已使艾氏發見了他對於美國政治中夢想不到的東西。故事是這樣的。上星期，他參加了竇漢夫人招待賓夕爾佛尼亞州和其他共和黨領袖的午餐會。參議員塔虎脫、范登堡、勃利其斯和前參議員華倫・奧斯丁等，都在席上。當女賓們散開以後，男賓們談話的題目，轉到了通貨膨脹問題——這是目前兩三個美國人聚在一起時最通常的談話題目。席上客人並不多，說話大家都可以聽見的。艾氏也發揮意見，一般地說現在是實行一點自我犧牲以幫助大家的時候了。

可是，當這段談話被路易斯在廣播中引述到的時候，奇怪地走了樣，而變爲對艾氏不利的說法了——據說艾帥主張在今後兩年中，加徵一百分之一百的利潤稅。我們知道，那天在席上的其他三位客人，都沒有聽到艾氏講這句話。在華盛頓人們的閒談中，大家認爲這件事的幕後，是一個塔虎脫的擁護者，哇海哇州的共和黨衆議員勃朗氏，而是參議員勃利其斯把這段杜編的話，交給路易斯去廣播的。這個「阻止艾森豪威爾運動」，是從共和黨的正宗派方面發動的。他們認爲艾氏是「又一個威爾基。」假如艾氏眞的出現在賓夕爾佛尼亞州代表大會上，那門爭的手段一定會更卑劣了。（高緻譯）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試鍊

梅碧華



珍惜勝利的果實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九日。

法國柯寧將軍指揮下的內地軍在巴黎起義了。街頭到處是障礙物。抗敵志士纏着自己的臂章，在砲彈、火光、濃烟中英勇作戰。三色國旗已經在聖母院的教堂上揚起。兩三天以後，「人道報」和「今晚報」又在它們戰前的報館裏出版了。那時，街上德軍的坦克車還在轔轔聲中開着機關槍。巴黎人民的起義迎接了盟軍的進攻。廿五日，一個雨後的晴朗天氣，美軍從南面開來了。德軍的據點一個接着一個地失守，終於在他們的司令部前掛起了白旗。

這是攻破巴斯第爾監獄以來所僅見的日子。巴黎充滿了淚眼的歡笑。這是人民的勝利日。人民在火焰裏把法蘭西解放出來了。

廿六日，戴高樂將軍走過凱旋門，彎着他那高大的身軀在無名英雄墓上放下了一個白玫瑰花圈。

戴高樂走進了法國的首都，但却沒有走進法國的人心。人民感謝他在戰爭中的勞績，却更關心自己的未來的幸福。他們要珍惜勝利的果實，他們不能看着邱吉爾的密友戴高樂成爲法國政治上的一個丟不掉的人物。人民是自己命運的決定者，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他們丟棄了戴高樂——這位法國二百家族的象徵。法國政治上展開了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

民主憲法的誕生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存在了七十年之後，終於被納粹和貝當政權扼殺了。第三共和國經過了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證明不能適合戰後人民的需要了。由於人民普遍的覺醒和深遠的民主要求，破壞共和國，阻礙國家經濟發展，壓制人民生活的勢力是應該予以清算了。人民既然解放了法國，人民在未來的法國政治上就應該起着最大的作用。

一九四五年春天，全國抗敵會議舉行了一次大會，各政黨和國內外各抗敵團體決定全國團結一致，由戴高樂組織臨時政府，通過了一套政綱，規定建立民主政府，承認婦女參政、保障人權自由、沒收法奸財產、懲罰法奸、制定社會安全法典、實行企業國營、保障勞工生活、工人參加管理工廠等等。政綱結語說：「徹底消滅維琪的反動政治，締造新法蘭西共和國，唯有民主，才能促成團結，實施普選，由人民監督政府的行動。」這就是以後第四共和國憲法的胚胎。

在制憲過程中，各黨各派的歧見漸漸顯露出來了。是不是以一八七五年第三共和國的憲法作藍本，僅僅作若干程度的修訂呢？是另起爐灶重新草擬一部新憲法呢？這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戴高樂大體上主張還是採用舊憲法中的兩院制，將行政權略予加強，並且提高總統的權力，變成一個獨裁者。激進社會黨也贊成沿用舊法。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黨主張採取兩院制，也贊成加強行政首長的權力；但怎樣強化，却沒有具體方法。共產黨認爲舊的參議院完全是反動份子的堡壘，應予廢棄，希望祇有一個議會，議會必須有控制行政首長的絕對權力。

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一日，經過人民普選產生了第一屆制憲會議。次年四月十六日通過憲法草案。後來又在五月六日的人民投票中被否決。憲草規定國民議會的權限，幾至無限擴大，而將行政權與總統的權限，特別予以縮小。人民共和黨的破壞算是暫時地成功了。六月二日，第二屆制憲會議產生；九月廿九日通過第二次憲法草案；十月十三日人民投票，複決通過；同年聖誕節前夕第四共和國憲法開始生效。這個憲法賦予總統若干實際權力，然而經總統推舉的內閣總理還要把施政方針提交國民議會，並須取得國民議會的信任；上院或第二院的共和國參議會授有若干立法權，但極有限制；對國民議會立法案的使用否決權，不得超過兩個月；最後決定權仍在國民議會之手。

國民議會選舉法（一九四六年十月五日通過）規定按各區人口比例選出議員，候選人由政黨提名，採取無記名投票制。規定議員席次如下：法國本部五百四十四席，阿爾及利亞三十席，海外各省及屬地四十五席，共計六百十九席。同年十一月十日舉行大選，共產黨得一百八十三席，居全體席次的三分之一，成爲法國第一大黨；人民共和黨得一百七十三席，與上屆不相上下；社會黨得一百零四席，較上屆失去若干，該黨所開闢出來的地盤很多被人民共和黨奪去了；自由共和黨得三十八席，獨立共和黨得廿八席，激進社會黨四十三席；此外還有各小黨派分得若干席。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次年三月陸續選舉共和國參議會三百十五個席次，由法國本部各區選出二百席，由國民議會選出五十席，阿爾及利亞選出十四席，海外各省及屬地五十一席（根據一九四六年十月廿六日選舉法）。結果也是共產黨佔先，計九十一席，人民共和黨七十五席，社會黨六十一席，獨立共和黨十九席，自由共和黨十一席，另若干席。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兩院在凡爾賽宮集會，選出社會黨的歐禮和（M. V. Auriol）任總統。後來又在國民議會中選出社會黨的拉瑪第（P. Ramadier）爲第一任內閣總理。這種情形完全是由於法國第一大黨共產黨加以支持的結果。至於後來內閣的變動，是出於美國的影響以及社會黨背叛人民的政策。這裏我們也不再多說了。

議會·總統·內閣

第四共和國的憲法具有四個優點：一、保證人民的充分自由權利；二、立法權屬於人民選舉出來的國民議會；三、承認法國本部與殖民地民族一律平等；四、廢除大企業的私人壟斷。很明顯，第四共和國的基礎是相當穩定的。如果各政黨都能忠實地履行這部憲法，很可以保證法國走上新的道路。

詳細說明這部憲法的要義，在這裏是不

歐美政治制度淺說

可能的。我們所要介紹的祇是有關議會、總統、內閣等屬於政治制度的部份。

法國是一個不可分的、超宗教的、民主的、社會的共和國。主權屬於全體人民。關於制憲，人民由其代表

各委員會。

憲法中有「法蘭西聯邦」一章，這是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本立法。法蘭西聯邦在一方面是法蘭西共和

派。那自稱爲中派的社會黨人民共和黨之輩已經替右派鋪平了道路。目前，戴高樂派雖然在國民議會裏還沒有

可能的。我們所要介紹的祇是有關議會、總統、內閣等等屬於政治制度的部份。

法國是一個不可分的、超宗教的、民主的、社會的共和國。主權屬於全體人民。關於制憲，人民由其代表投票及人民複決，行使主權；關於其他立法，人民的主權由代表在議會行使。議會包括兩院，第一院稱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第二院稱共和國參議會（Council of the Republic）。國民議會的議員用平等、直接，及祕密的普遍投票選出；共和國參議會議員按各區以間接的比例平均投票法選出，數目為二百五十席至三百廿席。共和國參議會審查國民議會初讀通過的法案和法律草案，並得表示意見；如遇兩院意見不同，國民議會有最後與絕對的決定權。第十三條規定：「國民議會獨具立法之權，此權不得移讓。」每一議員不能兼任兩院的議員，兩院議員都不能兼任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uncil）或法蘭西聯邦議會（Assembly of the French Union）的議員。

經濟委員會協助兩院對於經濟方面的事務提出建議。關於國家經濟計劃中涉及人力的運用和資源的合理運用，內閣必須向該會徵詢意見，才能成立。一九四六年十月廿四日的法律規定該會由委員一百四十四名組成，包括勞資雙方的團體、商業貿易團體、職業團體、以及社會經濟團體的代表。

總統由兩院合選，任期七年，祇能連任一次。總統是主持國務會議（即閣議），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最高司法會議，並負海陸空軍統帥的名義。

總統在每屆議會開始之時，推舉內閣總理（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總理要把擬定的施政方針提交國民議會。總理及閣員的任命必須取得國民議會的信任，信任票用記名投票法，並須取得絕對的多數。取得信任後，由總統以法令任命之。關於內閣的一般政策，各部長對國民議會負連帶責任，不向共和國參議會負責。提出信任案要經過內閣會議，由總理提出。向國民議會提出一整日後，才能交付表決，以記名投票法行之。得到國民議會的絕對多數，才能否決內閣的信任案。信任案的否決引起內閣的總辭職。國民議會通過的檢察案，也可以迫使內閣辭職。在十八個月的期間，如果發生兩次閣潮，內閣可以在徵詢國民議會議長的同意後，決定解散國民議會，由總統頒布解散令（總統自己無權解散國民議會），再由總統推舉議長為總理，直到新議會集會為止。各部長得列席兩院及所屬各委員會。

憲法中有「法蘭西聯邦」一章，這是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本立法。法蘭西聯邦在一方面是法蘭西共和國，包括法國本部和海外各省及屬地，在另一方面是各合夥地區及國家。法蘭西聯邦的中央機構是聯邦總統，最高委員會及議會。法國大總統為法蘭西聯邦總統，並代表其永久利益。最高委員會，在聯邦總統主席之下，由法國政府的代表及各合夥國所應派往聯邦總統處的代表組織之，其任務是在協助政府推行聯邦的一般事務。議會代表是法國本部的議員佔半數，海外各省、屬地、及各合夥國的代表佔半數。每一屬地可以自訂特殊制度，可以設立一個議會。所有法國人民和法蘭西聯邦的人民都是法蘭西聯邦的公民。

五月是一個大關口

憲法生效到現在已經滿了一年，但破壞憲法的企圖卻始終是在蠢蠢欲動之中。

一九四六年一月，戴高樂的辭去臨時政府主席之職，是由於社共兩黨不同意他的軍事預算案；另一方面戴高樂也自知合乎他的理想的一部憲法難望通過。按照他的理想，總統應該有相當大的權力，不為議會中的各政黨所牽制，總統可以任命內閣總理。人民共和黨是相當支持戴高樂派的。戴高樂辭職後，並未自甘寂寞，不斷地利用民主聯盟、社會民主抵抗聯盟、以及自由共和黨等右派集團進行破壞共和國的活動。這些活動都是有美國為其背景的。去年四月間，戴高樂組織了一個「法國人民再團結」（Rassemblement du Paple Français，一譯「法國人民聯盟」）。這在杜魯門主義出世之後，法西斯巨魁戴高樂自然得到了極大的鼓勵。

戴高樂東山再起之後，一再宣稱要求修改憲法，終結由各黨負責的聯合內閣，由包括國民議會在內的選舉團產生總統，總統是一個具有無上權威的獨裁者。這是顯然的反民主的主張，是與第三共和國憲法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馳的。共產黨、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黨都曾表示激烈的反對。

但，五月以後，拉瑪第奉美國之命把五個法共閣員踢出了內閣，法國的政治又被導上了歧途。十一月間，社會黨的拉瑪第和勃魯姆還對左右兩派一致攻擊；到人民共和黨的許曼組織內閣，一方面嚴厲實行反共政策，一方面就移樽就教，首先向法西斯戴高樂派覓取合作去了。美國對法國的政策是打擊左派，扶植中派，掩護右派。那自稱為中派的社會黨人民共和黨之輩已經替右派鋪平了道路。目前，戴高樂派雖然在國民議會裏還沒有議席，但那些右派議員是可以望風轉舵的。從前制憲期間，法共議員曾要求列入一點，即議員對自己的政黨負責，各政黨可以罷免其議員，終於未在憲法中採納。到了現在各議員便大為方便，自稱是對國家負責，而成為戴高樂派打進議會的先遣隊。

去年十月地方選舉以後，戴高樂派洋洋得意，竟要求解散國民議會，提早舉行大選，立即被社共兩黨拒絕。本來規定的大選是在今年五月。除非國民議會三分之二以上議員自願解散國民議會，提早大選是不可能的。

因此，今年五月是一個大關口。美國正在努力趕在前頭，用短期的和長期的援助計劃籠絡法國政府。法國人民將面臨一次嚴重的抉擇。人民已經抖擻精神，對美國的奴役計劃和國內經紀人的投降路線發動反擊了。解放了法蘭西的人民，將成為五月間的勝利者。

人民共和党
中間力量

滑球戲

假想美蘇戰爭

世界在火焰中（六續）

美 Piller與Engel合著
葉夢殊譯



「誰要知道？」他是問我。我把報館和電台的證件給他看。

「那就不同了，」他說。「我想被炸中的是亞當街和海爾斯底街周圍。離這兒大約四分之三哩光景。」

「謝謝你，隊長——」

「我叫諾南，佛蘭西斯·諾南。」

「那麼，隊長，請問你們的救火機是怎樣搬過這些街道來的？」

「救火會就在那角上，」諾南叫着。

我還要知道別的着火區域在那裏。

隊長彎着指頭指向西北面。「沒有被作到的是在那面。」他說。「那邊有着許多公共住宅。它們被炸得很厲害。那些鋼骨房屋可以擋得住，除非它們離開爆炸地點太近了。石頭的梯階也吃不住這爆炸。如果有什麼房屋還能從爆炸中留下來的，現在也被火燒毀了。」

在我們大聲着問和答，那個隊長一面又在發令給他的救火隊員的時候，傷者還是源源而來。他們是從不到一排房屋遠的每一幢建物裏和那火海裏救出來的。担架員很少。有些受傷者，在幫助着傷得較厲害的人。很奇怪的，在這個商業區域裏，也有幾個兒童參與在那可憐的行列中。一個小女孩，還不滿六歲光景，帶引着一個顯然盲目的婦人。另外一個孩子，是拖在一個男子手裏的四歲左右的男孩，在泣嗚咽着，「媽媽，我受傷了。媽媽，我受傷了。」

有幾個傷者在邊走邊吐——那是在原子彈爆炸下受到過度的Gamma線輻射的第一種反應。有許多大約是在爆炸點的一千五百碼地位的，因爲他們的灼傷可怕到難以形容。我爲了不能不看他們，差不多作嘔起來。他們的頭髮和眉毛全部沒有了。大片的肌肉從手上和面部掛下來。他們的衣服也像鱗片一樣。

我決定沿着河岸找尋道路，走近那爆炸的中心。於是，我退回到圓周，再向河上離橋不遠處的一點走去，那裏就是最初給我看到這破碎的城市景象的地方。

在那裏，沿着河岸有兩層的街道，那是華格跑道。在低一層的街上，我見到一個臨時的急救站已經建立起來了。這個站的設立還不到半小時，但是已有十幾個醫生和護士在工作，冷靜地照顧着一長排的受傷者。這些醫生和護士是從那裏來的，他們怎樣會迅速地把藥品、綳帶、和器械會集攏來，我不知道。這正是美國人民在急變之中表現着極大的機智和能力的一個證明而已。

當其中的一個醫生，北芝加哥的羅威爾·卡麥隆，給躺在路上的一排受傷者醫療着下來的時候，我和他忽忽談了一下。

「你會看到，這些大多是被炸彈的強度的光和熱或者從火中灼傷的，」他解釋着。「我們還沒有看到那些被輻射所傷害的病者。輻射的傷害和它的主要症狀——脫去毛髮、失去胃慾、內臟出血和貧血——非到幾天或幾星期之後，是不會發現的。」

「這些傷害你有辦法醫治嗎？」我問。

「完全沒有辦法，」醫生回答。

軍隊和防空義勇隊把這個救護站，作爲沿河岸的救治傷者的一個基地。每隔幾分鐘，義勇隊以極大勇敢把燃燒着的沿河房屋中的受傷者救出送了來。我備了一頂鋼盔，跟着救傷隊前去。

我們的前進，並不算困難，直到我們到了河的交叉處，才感覺困難起來。在河的分叉處，中流水面上的油在燃燒，把周圍的每一所房屋都燒起來了。河的對岸，克林頓街「L」站的木造建築，正在瘋狂地燃燒着。一個救火隊員對着我的耳朵叫着：

「我打賭那整個倒霉的圓周，在被炸彈炸到的地方，差不多熔解完了。」

救火隊在河的交叉處再過去一排屋的地方，找到了工作。有二十五個棧房工人，剛剛從火焰中逃出，跳在河中，却又被那着火的石油所威脅着了。

當救火員正在設法把他們從水中救出來的時候，我離開了他們前進。然而，我祇能再走過一排屋，到華盛頓街的橋爲止。火已經阻斷了橋，也阻斷了沿河岸前進的路。

離開我站立的地方不過一箭之路，是西北鐵路的車站；火焰正從那每一個窗子裏透出來。我想着，有多少人已陷身在那裏面，還有多少被陷在這一火區的另一頭——友寧街、大中街、拉薩爾街，也許還有第亞朋車站。

從我離開國家廣播公司的大廈，一小時半已經過去了。我應該回去報告了。

我見到摩洛在四樓上一間沒有損壞的辦公室裏，他已把那裏改成一個臨時的新聞和救濟工作的中心。我告訴了他我所見到的一切。

他說他希望在幾分鐘內，有幾輛汽車和卡車會從芝加哥城外二十五哩處我們的電台那裏開來。那邊沒有受到炸彈的損害。

「艾特，要不要開一輛車，去這個區域的邊緣地帶作一個巡視？」他問我，「我們還沒有明瞭損害的眞實情形。然後你可以去電台，在那裏作一次廣播。」

走過八排房屋，我到了那些汽車和卡車停着的街上——這些車輛是無法直開到我們辦公室了。我重上了征途。我的車子是一輛輕卡車，由廣播公司的一個老練的雇員約瑟·韜浦駕駛着。約瑟是在第二次大戰中開慣了吉普車的。

我們在開到被炸區域的另一邊以前，先得開到離開炸彈中心點的大約二哩半地方的北街。途中所經的街道，全是一片瓦礫。當我們到了培爾蒙街，離開爆炸中心大約四哩半遠，我們見到街道兩旁窗子所遭的毀壞，是最厲害的。

（未完）

世界大事日表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三日）

日期	國際政治	國內政治	經濟與社會	文化及其他
十日	倫敦會議美聲明不同意提生產品作賠償 美政府任命巴爾繼魯克斯爲駐華軍事顧問團長		國府發行一千二千五千關金 美對整肅日財閥主寬容	
十一日	外長會議對德鋼鐵生產水準決定獲致協議 保新閣組成季米特洛夫連任內閣總理		捷蘇簽訂商務協定 羅馬五十萬工人罷工	
十二日	法逮捕蘇歸國僑民八人 蘇外長斥美英對德政策稱賠償應依波茨坦協定			
十三日	英照會中蘇反對四強起草對日和約及有否決權 美參衆兩院聯席會議通過援外案			
十四日	義喀斯貝里新閣改組就緒 阿爾巴尼亞總理霍特查抵保京		蘇聯實行幣制改革並取消配給制	
十五日	倫敦四強外長會議陷僵局宣告無定期延會	九江指揮部移武漢改名爲華中指揮部		聯合國人權委會通過保障人權法案
十六日	希共領袖柴恰里亞達斯宣佈游擊軍將成立政府 保阿締友好合作互助條約	河北省政府主席孫連仲辭職改任首都衛戍司令	美戰時資產管理局宣佈美售我飛機一五〇架	
十八日	馬歇爾稱倫敦會議失敗咎在蘇聯德無統一希望 英經濟事務長克里浦斯對馬歇爾計劃表示失望			
十九日	美議會最後表決援助法義奧緊急援助案對華貸款最後決定爲一千八百萬元		法政府向議會提制止通貨膨脹計劃	
二十日	皮杜爾向法議會報告外長會經過稱蘇聯應負失敗之責	孔祥熙稱中國係美防共第一線	義全國食品工人罷工	政府令馮玉祥回國
廿一日	日共舉行第六屆大會會期四天 蘇聯全國舉行選舉	蔣主席向全國作聖誕廣播	義政府聲明願與蘇聯談判商約	
廿二日	貝文稱重建歐洲門戶仍開盼蘇合作解決德問題 伊朗國王命哈基米組閣		滬米價破百萬關	滬學生開始大規模救飢救寒運動
廿三日	日共大會通過廢除天皇案 英美法三國締結魯爾煤斤協定		義農民代表大會決議立即實行土地改革	
廿四日	希游擊軍成立臨時民主政府馬柯斯任總理兼國防部長		捷羅提荷簽訂貿易協定 法義保三國合作社訂易貨協定	
廿五日	希特使維尼齊洛斯抵美要求幫助擴軍		保部長會議提出工業國有草案	
廿六日	加拿大碼頭工人示威拒運軍火來華 希左派臨時政府發表政綱			東北恢復新聞檢查
廿七日	戴高樂宣佈組織法國青年黨 季米特洛夫訪羅馬尼亞		蘇芬簽訂直接通車協定 英蘇簽訂貿易協定	
廿八日		蔣主席抵漢視察		
廿九日	華萊士宣佈將參加一九四八年總統競選 義大利左翼政黨組人民民主陣線	蔣主席自漢返京		
三十日	莫洛托夫致我照會但外長會有權準備對日和約 羅馬尼亞共和國正式成立國王米海宣佈退位			成都四千學生遊行抗議蹂躪人權
卅一日	莫洛托夫演說表示對德問題可能獲致協議 華萊士發表首次競選演說提出七項計劃	蔣主席發表元旦演說	行總正式結束	
一九四八 一月三日	艾德禮演說首次指責蘇聯政策 印度向聯合國控訴巴基斯坦侵入喀什米爾	李濟琛等在港成立國民黨革新委員會		

Monda Kulturo —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 Культура Света
Cultura Mondiale — Wereldcultuur

新世紀叢刊

新歐洲

戰後歐洲的局勢至極堪注目的，尤其因為那裏誕生了一批新民主的東歐諸國，一種影響深遠的社會各方面的新政策正在進行中。而美國獨佔資本則操縱着歐洲的反動勢力。

作者今年春天訪問過英國、法國、瑞士、義大利、的里雅斯特、南斯拉夫、保加利亞、捷克和波蘭，歸來後用第一手的資料寫成這本十五章的書。不但報告了新歐洲的概況，而且站在美國人民的立場批評了杜魯門的政策，提供了一切美國應該用來做基礎的事實。非常值得我們參攷。



美·福斯脫著　貝遜譯　定價六元六角

新知識初步刊

世界史初步　曹伯韓著　三元五角

美國人性格　費孝通著　三元二角

·上海照基本定價八千倍發售·

生活書店發行

上海(11)福州路三八四弄四號
香港皇后大道中五四號

上海書報雜誌總滙

聯合書報社

▲為讀者忠誠服務▲

專營發售書報雜誌供應本外埠各書店報攤最近增設門市郵購兩部為讀者忠誠服務

▲歡迎各界光臨惠顧▲

批發郵購代定各種圖書雜誌辦法

一　凡向本社批購各種圖書雜誌折扣特底寄遞迅速手續簡便
二　批銷雜誌按期寄發力求迅速
三　寄發圖書雜誌均附有發票月底盼抄奉結單以憑核對
四　本社備有新出版各種圖書目錄附郵函索即寄
五　凡各地讀者購買書籍雜誌祇須附足郵票或由郵局匯上指明欲購之書名作者出版處當立即配齊寄發所附書款多還少補
六　凡讀者定閱各種雜誌均可在本社定閱按期寄發八折優待郵費照加
七　凡欲定雜誌二種以上者請每種先付捌萬元
八　本社各種圖書雜誌名目繁多不克細載歡迎本市讀者駕臨選購

地址：上海山東路中保坊二百五十號